

# 逝去的钟声

■简宏宇



钟,最初是古代宫廷里祭祀或宴庆大典时使用的乐器,是青铜礼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古文献曾有“礼非乐不履”及“钟鼓乐之”“钟鸣鼎食”的记载。最古老的要算1957年河南信阳出土的编钟,它源自于商周时代,虽跨越数千年的时空,仍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,其音律能同欧洲最早的C调钢琴相媲美,但要比欧洲人的早2000多年,这无疑是中华民族智慧创造的伟大奇迹。

后来,随着宗教的兴起,钟,又脱离了音乐的元素,走入了寺院的文化范畴。钟鼓也是佛教的标志之一,寺庙里,每天早晚都会敲大钟、大鼓,那么寺庙敲钟击鼓的意义是什么?自古以来,寺院每于晨昏都会敲钟击鼓,由于早晨先敲钟后击鼓,夜晚先击鼓后叩钟,所以有“晨钟暮鼓”之说。钟响,代表醒来了,觉悟了;暮鼓咚咚,表示偃旗鼓鼓,大家应该要休息。钟鼓,也就代表早晚作息的意思。敲钟击鼓,还有警示的作用,警钟长鸣,警惕行者当勤精进,慎勿放逸。当然,还有“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”,是讽刺那些不思进取,得过且过之人。

我有幸目睹过寒山寺的钟,但由于不是敲钟的时辰,我只能见其形而未闻其声,只能默默地在钟下从唐人张继的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”的诗句中去感受那千年前幽冷苍凉的意境。

我记忆中最初的钟声,来自于吊在村头那棵歪脖子老榆树上一只退役的犁铧子,它应该是生产队的产物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整个营子里没有一只钟表,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。天刚亮,家家户

户便开始生火做饭,炊烟袅袅,鸡鸣犬吠一派热闹非凡。当老谷儿出山的时候,生产队的钟声便敲响了,那是村里一天劳动生活开始的“集结号”。敲钟的只能是生产队长,钟声也是队长权威的象征,钟声响起,生产队的所有男女劳动力便陆续的集中在钟下,听候队长一天劳动的分工。那时队里的农活大抵从正月初六(过了破五)开始,创粪、送粪、纺绳子、修理农具、筛种子……正、二月里林林总总的活计都是为春耕做准备。“清明忙种麦,谷雨种大田”,一到清明,地里所有的农活便接踵而至,春耕夏锄秋收,一切都随着队长手下钟声有条不紊地运作。

直到六十年代末,公社办起了广播站,各生产小队家家户户也安上了小喇叭,一天三次播音,不仅使闭塞的乡村能及时听到国际国内的重要信息,同时小喇叭里“嘟、嘟、嘟……”刚才最后一响,是北京时间,八点整”的准确报时,使村民们第一次有了精确的时间概念,队里的钟声也似乎跟上了时间的节奏。

无法想象,钟的发明,几乎代表了中华民族最古老最杰出的文化艺术,但越过数千年的时空,人类已进入了原子和太空时代,但令人悲哀的是:在这穷乡僻壤里,我们竟把钟的概念和作用演绎得如此简单,它同社员们手中的弯犁笨镐,木头揽子牛车,碾坊里沉重的磨盘、场院里马拉的碌碡……这一切的一切,竟然是“文景”时期农业生产力的翻版。

不管怎样,队里的钟声依然以它不紧不慢的节奏,敲打着春夏秋冬,社员们也以不紧不慢的节奏,周而复始着一年的四季的耕耘和收获。这样的光景一直延续到农村“家庭联产承包

责任制”取代“大锅饭”的时候,生产方式的转变为那口老钟的历史使命划上了沉甸甸的句号。

老钟赋闲了,如同生产队长已不再有往日的权威一样,孤零零地吊在老榆树下,偶尔有一群顽皮的孩子来“打趣”它,杂乱无章地敲上一通,此时的钟声已无任何信息可言,在以往,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挑战队长的权威,是要挨骂的。不知哪一天,有心人发现,这口老钟失踪了,后来才知道,它是被村里的一个懒汉偷去卖铁换酒喝了。我记忆中难忘的是校园里的钟声。

校园里的钟也大多是农具的铸铁部件。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,学校的钟就挂在我们教室门前那棵足有百年的大榆树下,这是一只三角形铸铁钟,由于材质的关系吧,这只钟发出的声音特别清脆悦耳,能传出方圆十里。从步入校门的那一刻起,我们便与这钟声结缘了。校园里的钟声精确规律着师生们的作息。不同于生产队钟声的是,这里的钟声召唤的是另一片“土地”上的耕耘,老师就是“园丁”,学生就是“禾苗”,三尺讲台上,老师播下的是知识的种子,讲台下,收获的是未来与希望。

伴随着校园里的钟声,我们走出小学,走进中学,十年寒窗,我们在园丁的哺育下,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,变成了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少年,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,校园的钟声,就

像校园生活交响曲中的一部乐章,弹奏着莘莘学子追求理想信念律动;它悠扬而规律的节奏,既是集结号,又是冲锋号,它把我们集结起来——“准备着,时刻准备着!”,同时又激励我们去攻克一道又一道知识的难关。

后来,我有幸成了一名人民教师,每逢值周,都要亲自操起钟锤,去弹奏这部神圣的校园交响曲,每每握起钟锤,我无法体会到当年生产队队长的权威感,只有教师身上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,这只钟锤我整整抡了十五年。

屈指算来,我在校园的钟声里生活了二十五年,人生不过百年,在这四分之一强的人生旅途中,校园的钟声伴随着我成长和奋斗的每一个步履。现在,校园里那只简陋的钟已不复存在二十余年,但有时在梦中耳边还常常回荡起那悠扬的钟声,钟声里,校园的情景便历历犹新。

记不清那位哲人说过,如果将时间分为三天,就是昨天、今天、明天;如果将时间分为三年,就是去年、今年、明年;如果把时间分为三类,就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。每逢除夕,当电视里传来北京大钟寺里的钟王——500多年前的明代永乐大钟那深沉、激越、圆润、洪亮的钟声时,我都会感到,时间的所有概念,已在这时不我待,催人奋进的钟声里变得生动而形象。

——就像我记忆中永远逝去的钟声一样。



# 美丽的大自然

■宇宙地中心完小 刘米月 指导教师 毛泽敏

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,大自然是奇妙绚丽的。大自然也有着太多太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发现。

柳

看!那是什么!哦!是柳树,它的“辫子”真细啊!细到能穿过一个铜钱孔大小;它的叶子可真绿啊!绿的像一串翡翠珠子;它的“头发”可真多啊!多到不能再多了!古人说女子都是迎风弱柳,说男子都是玉树临风,可我觉得,柳树并不弱,它应该是外柔内刚,秉性刚强的女子,你看它树干粗壮,“头发”细软,真是自然界中一道亮丽的嫩绿光彩!

雨

大多诗人都描写的春雨,而我写得是夏天的雨,夏天的雨慢慢地从天上落下来,使大地喝饱了水;当雨落下来,使小草感到凉爽清新;当雨落下来,使花朵重新绽放生命的光彩;当雨落下来,使树木为人们乘凉而埋下伏笔;当雨落下来,人们伸出舌头感受雨的魅力,“啊!原来,雨的魅力是甜的!”一个小孩兴奋地说。当雨落下来,是美的!

星

入秋后,很少有人去“看望”星星,也不给星星一句暖心的问候,星星,你还好吗?哇,星星的光好亮啊!亮到如黑夜里的路灯一般;星星的“身体”好小啊!从远处看,跟芝麻一样,星星的颜色是白色的,宛如钻石一般闪烁。星星,它们真像一双双小眼睛,从天空中看着你,它们也像小夜灯一样陪伴着你。

雪

“下雪了!下雪了!”一个小孩兴奋的叫喊。我穿好棉衣跑出去,雪落在我的头上,凉丝丝的,像蒲公英的种子;它也像鹅毛;也像白糖;像面包的脆壳;像食物的脆屑;它是多么美,可以使树木变得像童话世界里的样子,还可以使人的睫毛变白,可以使孩子在冬天里玩雪,而且玩得开开心心,哦!雪真好看!

大自然不仅仅丰富多彩,奇妙绚丽,它更是生活中的指南针,让迷路的人找到正确的方向,它还是不可缺少的风景,人们都喜欢大自然,因为,所有的知识都在大自然中。

# 爱,还要会爱

■经棚二中 刘蕊嘉

爱,一个充满温暖的字,这个字很难让人理解,却又很容易让人热泪盈眶。

在我们的印象中,父母总是不善于表达爱,他们对我们的爱总是默默地藏在心底,默默地为我们遮风挡雨。

那一天早上,我起床后,头没梳脸没洗的就去吃早饭,爸爸说:“看看你,有个女孩子的样儿吗?整天疯疯癫癫的。”我拿起梳子把头发梳了梳,虽不算通顺,但也比刚才好了点。然后我就跑去餐桌上吃早饭。他又说:“那么近你还跑,能不能淑女一点儿!”我说:“爸爸怎么变得这么唠叨了?”过了一会儿,他穿上衣服,说:“我去上班了,你吃完饭别老在家闷着,出去透透气,整天在家待着,也不出去运动运动!”我说:“好,我知道了。”看着爸爸的身影,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在我心底油然而生。“平常不爱说话的老爸去哪了?”我疑惑道。直到我看着他离去的步伐,我明白了:是爱的证明,是爱,让一个沉默不语的爸爸,变得唠叨起来,是爱;让严峻的他,变得越来越宽容。

闷热的夏季,燥热的空气弥漫在每一个地方,夜深了,我的屋里还亮着灯,看着桌上的一堆作业,我的心情变得焦虑。这时一阵风抚过我的脸庞,妈妈推门进来了。她把切好的水果轻轻的放到我的桌上,她低下头看了看我的作业,那一瞬间,我看到了她鬓间的白发,心里咯噔一下,是岁月对我的母亲下了手。然后她又把慢慢的把窗户打开了。她什么也没说,又轻轻的出去了。

父母给我们做过的事数不胜数,但可能我们从来没有给予他们回报。我们可能一直都忽视了父母在我们身后默默地给予我们支持与鼓励,也可能因为我们随意的一句话,却伤了他们的心。然而,我们什么时候真正的关心、在意过他们?难道真的要等到他们亲口说出“我爱你”,我们才能真正的去疼、去爱我们的父母吗?在他们默默地给我们注射爱的点滴时,我们就要学会爱他们了。

有些人,有些事,有些爱,我们一辈子也耽误不起。爱,还要会爱,不要等时间带走了一切,我们才去后悔,才去行动,才去珍惜。



克旗韵之秀旗袍文化协会开展旗袍走秀活动 摄影原野

# 赞丽人

■连漪

塞北佳人百样娇,  
轻罗小扇步妖娆。  
若非智者留芳影,  
疑是身居大汉朝。

我身边的脱贫故事

# 信仰的力量

红酒

不辨花溪与柳溪,未闻野水却闻鸡。  
谷香浮动掀金浪,叶乱秋蝉噪自啼。

一首诗带你走进宇宙地三地村大营子组刘占国家。他家在村口,却不是个容易找到的地方,因为村口种了很多庄稼,树木,找了半天才发现隐藏在一片松树林中。穿过林地眼前豁然开朗,干净整洁的院落,繁花似锦的菜园,崭新的瓦房。如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。这个六十九岁的老人笑着走出来,“快进屋,快进屋”。屋子收拾的一尘不染,一面墙贴着毛主席的画像,一面墙贴着习主席和夫人的画像。隔墙上挂着一个大挂历,标题是:精准扶贫,精准脱贫,结对帮扶,圆梦小康。内容详细的标注了,收入支出,主要帮扶措施帮扶人等等。

刘占国是老党员,说起话来也是和普通不一样,三句话过后总要有一句,赶上好政策了。他说,这地方以前是个果园,那时候一家人都指望卖

果子生活,自从那次雹灾后,就慢慢指望不上了,加上年岁一长,果子的质量也没有以前好,,而且果树也慢慢干枯,于是,就翻种成庄稼。

这些年今年种了谷子,又赶上雨水多,谷子长的格外好,你看,这一大片全是,二十多亩呢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,一片谷田铺展在房子和一排杨树之间,沉甸甸的穗青黄半匀。他说话时,眼睛里透射出喜悦的光芒,仿佛眼前就是一堆堆金灿灿的谷山。“那么多地能收拾的过来吗?”“能呀,种的时候有机器,收的时候也有机器,到那时候就直接往回拉粮食就行了。现在农民种地有很多优惠政策,粮食补贴也不少。一年下来不少钱。要是出去打工,年龄大了人家也不用呀,文化水平也有限,出去哪也找不到哪,守家在地的省心。现在很多人说楼房好,可是,你看看,这房子哪样比楼房差?”“这是前几年享受扶贫政策,盖的新房,当时危房改造补贴近三万元。六十多平,两个人住着很宽敞,以前的土

木结构房子没拆,当做粮仓用,粮食直接就进粮仓了。很省事。赶上好政策了。”

永远也忘不了庄稼被毁那一年,那一年,庄稼长势很好,心里盘算着丰收后,把粮食卖一些存点儿钱。心里有希望,去庄稼地的次数也格外多。地里的草拔完了,地梗的草也清理了。老伴还说他,地梗的草也不用收拾,有那力气干点啥不行,他心想,地梗的草不清理,那些草根就会往庄稼地串,也一样影响庄稼长势。有一天,电闪雷鸣,下起大雨,雨越下越大,最后大粒大粒的雨点变成了冰雹。他有些着急,打算去地里看看,老伴拉住他,“这么大的冰雹你出去,不要命了?”说着老伴哭起来!他急的在屋子里转圈。真是漏雨偏逢连夜雨,房子也被打漏了。冰雹过后急忙去庄稼地看,这一看傻眼了,庄稼全部被打碎,一片狼藉。辛辛苦苦好几年,一下回到解放前。他坐在地头嚎啕大哭。

镇政府知道了这个消息,没多久,

给他建档立卡列入贫困户帮扶对象,给他上了低保。这一年总算没有挨饿。后来又扶贫项目帮他盖了现在的房子,真是赶上好政策了。

今年养了3头肥猪,五六十只鸡。这些都是扶贫项目,为了养好这些猪鸡,还种十多亩玉米做饲料,另外还有三十多亩地种不过来,承包出去。也有一部分收入,两个人都有合作医疗,去镇医院住院的话,可以百分之九十报销,生病了也不用担心。

他是村民代表,每次村民开代表会,都落不下他,近几年,年年被评为先进模范。他拉起红色短袖给我看,“你看,这就是给的奖品,还有好几个呢!”说着爽朗的笑起来。

你看房子前那一个大棚子了吗?秋天刚到,就把过冬的煤储下了。现在是冬夏都不愁了。

前年又打了井,自己吃,浇地都够用。

说话间,刘占国老人的老伴从外面回来说,“你说你快七十岁了,自

己家的活计还干不过来,今天帮这个种地,明天帮那个垒墙。”刘占国老伴抱怨着。“他左眼看啥都模糊了,让他去做手术,今天拖明天,明天拖后天的!说没时间,帮别人干活咋那么多时间?”刘占国瞪了老伴一眼。他老伴嘟囔着进屋去了。

刘占国说,这个老太婆就是知足,邻里邻居的帮个忙有啥错。那时候穷的,要不是大伙帮忙,政府帮忙,能有今天?这是赶上好社会了,要不是有这些扶贫项目,别说现在小有存款了,就是活不活到现在都难说,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,哪能还埋怨这埋怨那?

离开刘占国家,天上下起了小雨。车里音乐响起来,是汤朝的歌,“苍茫天地间,你我都在寻找,有时会迷惘,有时会惆怅。只要有信仰,就会充满希望……”



克什克腾融媒  
(客户端app)



克什克腾信息报  
(二维码)



克什克腾电视台  
(公众号)